

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地方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

——基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调查数据

王永桂^{a,b}

(黄山学院 a.经济管理学院; b.“互联网+文化”管理研究中心,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基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1561名地方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分层回归法分析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社区依附对居民的文化认同和社区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0.248、0.244,生活满意度调节了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和社区认同的影响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0.156、0.120;社区认同在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正向影响中具有一定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58,同时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受到了生活满意度的调节。

关键词: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认同;社区依附;社区认同;徽州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7)06-0067-07

Mechanism of residents' local culture identity in eco-cultural protection are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Huizhou eco-cultural protection area

WANG Yonggui^{a,b}

(a.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Internet+ culture”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4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1561 local residents of Huizhou eco-cultural protection area, this study applie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etho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residents' local culture identity.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1)community attachment had positively influences 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mmunity identity,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s were 0.248, 0.244 respectively, and life satisfaction moderated their relationships,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s were 0.156, 0.120 respectively. (2) Community identit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attachment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0.058,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mmunity identity was moderated by life satisfaction.

Keywords: eco-cultural protection area; culture identity; community attachment; community identity; Huizhou culture

中国各类文化生态保护区拥有丰富的地方传统文化资源,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过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也面临着居民文化认同的危机,文化保护与传承已成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发展文化旅游

首当其冲的问题。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离不开地方居民,居民的文化认同是保护与传承地方传统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研究居民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深度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国内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的意义、理论基础、政府角色、基本原则等方面^[1-4]。这些研究主要是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从宏观或中观层面上开展研究,而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文化认同的研究相对较少。李凡等基于佛山传统祠堂文化的研究表

收稿日期:2017-12-02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Q2016D33);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SK2015ZD24)

作者简介:王永桂(1977—),男,江西吉安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与文化旅游产业。

明,外生文化渗透对地方的文化认同有很大影响^[5]。易鑫等基于对德国“整合性乡村发展规划”的分析,认为居民文化认同可以通过满足地方居民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需求得以加强^[6]。相关研究也认为文化认同与居民的生计与经济利益的诉求具有相关性。邓苗认为文化认同与个体、社区和地方社会具有紧密的关系^[7]。刘博等发现对岭南画派的文化认同体现在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层面上^[8]。

国外对个体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Mayo 等通过案例分析了文化认同与社会发展,尤其是社区居民的健康与幸福的相关性^[9]。Usborne E 等认为文化认同会影响个体幸福感生发的内在机制^[10]。Jang A 等研究了社会资本和社会控制对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11]。Schindler 等以波兰裔德国人为调查对象,研究发现二元文化的个体会根据他们所属的典型文化转换其文化认同^[12]。Samoraj M 研究了波兰 Kurpie 地区民间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教育的内在关系^[13]。Nuksunova A M 通过对卡尔梅克共和国青年的调查,分析了该国青年对本土文化的认同现状^[14]。

综上所述,国内现有文献侧重从宏观与中观层面对文化认同进行研究,多以规范性研究为主;而国外现有文献主要以二元文化或多元文化为背景进行文化认同的研究。笔者拟构建一个文化认同分析框架,对社区依附、社区认同、生活满意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一、研究假设与分析框架

社区依附涵盖了居民对特定社区情感和意识的依附^[15]。社区依附体现了居民对其居住地的承诺,这种承诺既可以是情感方面的,也可以是行为方面的。居民对居住地的依附性越强,说明居民对居住地的承诺越强,居民更容易对社区表现出积极的情感或行为。Walker & Ryan 研究认为,居民对社区依附性越强,就越愿意维系社区的社会和环境特征^[16]。社区认同作为社区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本质上与居民对社区的认知和情感有关^[17]。社区认同反映的是居民对其所居住社区的认同程度^[18]。居民的社区认同受居民社区环境认知、社

区情感等相关因素的影响^[19]。这说明社区依附与社区认同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居民社区依附性的强弱会影响到居民对社区认同感的强弱。而文化认同则是指个体定义他们自己与所属群体关系的方式,体现了个体对所属群体文化的态度和自我定位^[20-21]。作为社区社会特征集中体现的地方文化与居民社区依附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居民对社区依附的程度越高,居民对社区所属的地方文化维系程度越强,越容易认同这种文化。由此做出如下假设:

H₁: 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H₂: 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生活满意度反映的是一个人对他自己生活的总体认知判断。个体生活满意情况是影响个体意识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关研究对生活满意度和群体认同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两者存在显著关系^[22]。也有研究者认为居民生活满意度与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23]。居民在社区的生活状况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居民对社区的认知和情感。居民生活满意度越高,越能强化居民对社区的认知和情感,形成更强的社区认同感。同时有相关研究注意到了生活满意度与文化等相关因素的相互影响关系^[24-25]。Moscatto 研究分析了生活满意度、社区意识和文化认同的相互关系,认为三者存在内在关联性^[26],生活满意度越高,居民对地方文化认同更积极。生活满意度强化了居民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作用。由此,假设如下:

H₃: 生活满意度可调节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关系。生活满意度越高,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影响越大。

H₄: 生活满意度可调节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的关系。生活满意度越高,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的影响越大。

从社区认同和文化认同两者的内涵来看,两者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居民对居住地所属文化的认同是建立在居民对居住地的认同的基础之上。当居民对居住地的认同程度越强时,居民对居住地文化介入程度越强,会对该文化表现出积极的认知和情感,并更愿意维系这种文化,从而表现出对该文化较高的认同程度。尽管社区认同经常被研究人员描

述为直接影响幸福感、集体行动、意愿等的变量^[27-28]，但社区认同也有中介其他变量的效应^[29]。同时根据前述来看，居民生活满意状况对社区认同与文化认同具有强化效应，表明社区认同对社区依附与文化认同的中介效应受到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此，做出如下假设：

H₅：社区认同在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

H₆：社区认同的中介效应受生活满意度的调节。

基于上述分析和假设，建立如下分析框架(图 1)，表示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具有直接和间接效应。该模型还假设社区认同是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效应的中介变量，同时生活满意度是社区依附所有效应的调节变量，社区依附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因生活满意度的不同而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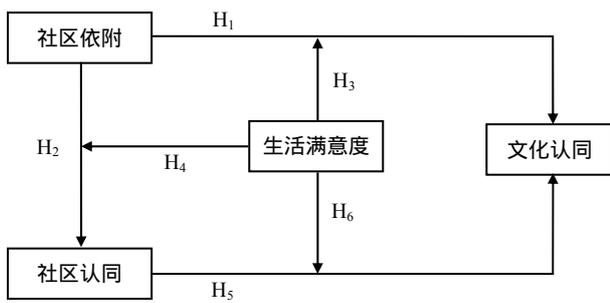


图 1 居民文化认同分析框架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包括安徽省黄山市和绩溪县、江西省婺源县，是徽州文化产生、发展和传承的主要地理空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也具有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技能、民俗活动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本研究主要选择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 9 个县级行政区域的 36 个街道、乡镇的居民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1 800 份，最终得到 1 561 份有效问卷。所调查对象男性居民占 55.41%，平均年龄为 49.02 岁，平均居住年限为 28.23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26 年。受访者对题项的回答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法，从 1(完全不重要)到 5(完全重要)，由受访者结合自身情况针对每个题项的问题进行选择。

社区依附测量采用 Brehm 的量表^[15]，包括社会

依附和自然环境依附两个维度，共 7 个题项。社区认同测量运用辛自强等开发的量表^[30]，包括功能性认同和情感性认同两个维度，共 8 个题项。生活满意度测量采用 Diener 等的量表^[31]，包括 5 个题项。文化认同测量采用改编后的 Phinney 等的民族认同量表^[32]，共 6 个题项。主要变量的题项和样本特征如表 1 所示。数据表明各变量量表测度项的因子载荷均显著，各变量平均抽取方差均大于 0.5，说明研究变量的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表 1 变量测量题项和样本特征

变量	题项	标准因子载荷
社区依附(克隆巴赫α系数：0.82；平均抽取方差:0.59)		
	周边的朋友	0.78
	社区(村庄)的家庭关系	0.82
	地方文化和传统	0.76
	社区(村庄)项目活动提供的机会	0.73
	社区(村庄)自然景观	0.69
	野生动物的存在	0.74
	户外运动的机会	0.84
社区认同(克隆巴赫α系数：0.88；平均抽取方差:0.56)		
	住在社区(村庄)里很方便	0.78
	我认可社区(村庄)的管理水平	0.74
	社区(村庄)环境令人满意	0.77
	住在社区(村庄)里满足了我们的家庭需要	0.76
	我对居住的社区(村庄)有特别的感情	0.73
	我认为社区(村庄)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0.68
	社区(村庄)让我感觉如家一样	0.72
	我在乎其他人对我的社区(村庄)的看法	0.78
生活满意(克隆巴赫α系数：0.86；平均抽取方差:0.55)		
	在很多方面我的生活与理想很接近	0.79
	我的生活条件很不错	0.75
	我很满意我的生活	0.77
	到目前为止我得到了生活中想要的重要的东西	0.73
	如果我的生活可以重来，我也不会改变什么	0.68
文化认同(克隆巴赫α系数：0.91；平均抽取方差:0.58)		
	我会花时间了解更多徽州文化的传统风俗	0.76
	我对徽州文化有强烈归属感	0.78
	我对徽州老乡充满感情	0.72
	我经常做便于更好了解徽州文化的事情	0.79
	我经常和其他人交流了解徽州文化的知识	0.76
	我对徽州文化具有强烈的依赖感	0.74

另外，居民的年龄、社区居住年限、受教育年

限对居民的认识、意识和行为也可能是相关的影响因素。考虑到这些因素对研究模型中变量间关系的可能影响,将这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来观察研究变量间的关系。

三、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表2显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和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数据表明研究变量与控制变量间的相关

性不显著,而社区依附、社区认同、生活满意度、文化认同等研究变量间相关性显著,说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适合进行回归分析。由此,构建以下多元回归方程进行回归检验。

$$y = b_0 + b_1x_1 + b_2x_2 + b_3x_3 + \dots + b_kx_k + \varepsilon$$

其中 b_0 为常数, x_k 为自变量($k=1,2,3,\dots,n$), ε 为误差项。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年龄	49.02	14.480						
居住年限	28.23	14.774	0.510**					
受教育年限	9.260	3.998	-0.401**	-0.185**				
社区依附	3.913	0.392	-0.031	-0.021	-0.026			
社区认同	3.920	0.366	0.036	0.005	-0.039	0.302**		
生活满意度	3.906	0.457	-0.006	-0.003	0.006	0.274**	0.293**	
文化认同	3.903	0.411	-0.023	-0.016	0.010	0.297**	0.263**	0.246**

注: $N=1561$; ** 表示 $p < 0.01$

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效应采用多元层级回归方法进行检验。为避免回归分析中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对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控制变量进入第一模块,相关研究变量依次进入不同的模块^[33]。检验理论模型中的中介效应和中介调节效应按照 Baron 和 Kenny^[34], Muller 等^[35]提出的程序进行。

首先检验了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的预测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数据表明社区依附与文化认同之间存在正的主效应($\beta=0.248$, $p < 0.001$; 表3中的模型2), H_1 得到支持。为验证生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表3中模型3加入社区依附和生活满意度的交互项,数据表明生活满意度的调节作用显著($\beta=0.156$, $p < 0.001$, 表3中的模型3),说明 H_3 成立。

表3 生活满意度对社区依附与文化认同、社区认同的调节效应

	文化认同			社区认同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年龄	-0.02	-0.11	-0.015	0.033	0.041	0.039
居住年数	-0.005	-0.02	0.002	-0.017	-0.014	-0.01
受教育年限	0.001	0.009	0.008	-0.029	-0.021	-0.022
社区依附		0.248***	0.197***		0.244***	0.204***
生活满意度		0.175***	0.130***		0.208***	0.174***
社区依附×生活满意度			0.156***			0.120***
R^2	0.001	0.117	0.135	0.002	0.133	0.144
R^2	0.001	0.116	0.018	0.002	0.131	0.011
d.f.	31 157	21 555	11 554	31,557	21,555	11,554
F	0.296	102.245	33.071	1.154	117.72	19.928

注: *** 表示 $p < 0.001$

图2显示了不同生活满意度下社区依附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在高生活满意度下的曲线要比低

生活满意度下的曲线斜率更大,说明生活满意度越高,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正效应越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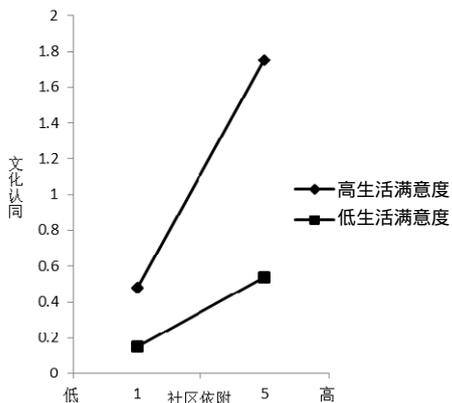


图 2 社区依附与生活满意度对文化认同的相互影响

数据表明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的正效应显著 ($\beta=0.244, p<0.001$, 表 3 中的模型 5), 说明假设 H_2 得到了支持。社区依附和生活满意度的交互项被加入到回归分析方程中进行检验, 数据显示生活满意度在社区依附和社区认同间的调节效应显著($\beta=0.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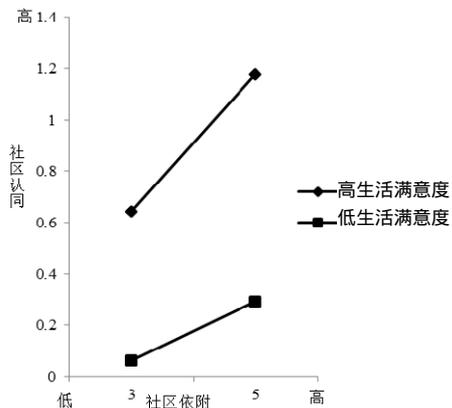


图 3 社区依附与生活满意度对社区认同的相互影响

$p<0.001$, 表 3 中的模型 6), H_4 成立。图 3 描绘了不同生活满意度下, 生活满意度对社区依附和社区认同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该图表明当生活满意度高时, 社区依附与社区认同间关系曲线的斜率要高于生活满意水平低时的曲线斜率。这说明生活满意度越高, 居民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的正效应就越强。

Baron 和 Kenny 认为在所有回归方程中的效应都显著的情况下, 如果回归方程中加入中介变量时,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小于回归方程没有中介变量时的效应, 就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存在。根据 Baron 和 Kenny 提出的程序进行检验(表 4 模型 1、2、3), 结果表明社区认同中介了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效应, H_5 成立($\beta=0.239, p<0.001$, 见模型 3; $\beta=0.297, p<0.001$, 模型 2)。

为验证社区认同的中介效应是否受到生活满意度的调节, 回归分析采用 Muller 提出的检验程序(表 4, 模型 4、5、6)。Muller 认为如果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显著, 当调节变量被控制时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主效应显著, 当调节变量变化时中介变量对因变量效应的变化显著, 则说明存在中介调节效应。表 4 的数据表明, 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主效应显著($\beta=0.197, p<0.001$, 模型 4); 同时, 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的主效应显著($\beta=0.204, p<0.001$, 模型 5); 并且社区认同和生活满意度的交互效应显著($\beta=0.073, p<0.05$, 模型 6)。因此, H_6 得到了支持。

表 4 检验中介和中介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年龄	0.047	-0.007	-0.016	-0.015	0.039	-0.023
居住年限	-0.015	-0.003	0	0.002	-0.01	0.005
受教育年限	-0.015	0.014	0.017	0.008	-0.022	0.011
社区依附	0.302***	0.297***	0.239***	0.197***	0.204***	0.166***
社区认同			0.192***			0.138***
生活满意度				0.130***	0.174***	0.093***
社区依附×生活满意度				0.156***	0.120***	0.103**
社区认同×生活满意度						0.073*
R ²	0.093	0.089	0.122	0.135	0.144	0.157
R ²	0.093	0.089	0.033	0.018	0.011	0.003
d.f.	41,556	41,556	11,555	11,554	11,554	11,552
F	40.072	37.847	58.954	33.071	19.928	6.07

注: *** 表示 $p<0.001$, ** 表示 $p<0.01$, * 表示 $p<0.05$ 。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调查数据, 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实

证分析结果表明: 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产生正向的效应, 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社区依附性越强, 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程度越高。研究发现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具有直接效应, 另外社区认同对文化认同

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说明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社区依附与社区认同、社区依附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因居民生活满意状况的不同而不同,生活满意度强化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研究发现社区认同对社区依附与文化认同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受到了生活满意度的调节,生活满意度正向强化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文化生态保护区要强化居民的文化认同,促进居民积极主动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要提高地方居民的社区依附性。一方面要提高地方居民的社会依附性,使地方居民拥有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开展丰富的社区文化活动,让地方居民对当地传统文化形成良好的文化体验。另一方面要提高地方居民的自然环境依附性,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为地方居民创造宜居、宜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其次,要加强地方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文化生态保护区应通过完善社区基础设施,提高社区管理水平,改善社区环境,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需求,创造和谐的社区氛围来推动地方居民形成强烈的社区认同感。

再次,提升地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虽然生活满意度是个体主观层面的概念,但却是影响个体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因素,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与发展需要高度重视地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状况,通过不断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来加强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 [1] 刘魁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问题刍议[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9-12.
- [2] 周建明,所萌,岳凤珍.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理论基础与规划特征[J].城市规划,2014,38(2):49-54.
- [3] 方利山.设立“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意义初识[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0(2):1-5.
- [4] 陈华文,陈淑君.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实践探索研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2):1-18.
- [5] 李凡,杨俭波,何伟财.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佛山传统祠堂文化景观变化以及地方认同的建构[J].人文地理,2013(6):9-16.
- [6] 易鑫,克里斯蒂安,施耐德.德国的整合性乡村更新规划与地方文化认同构建[J].现代城市研究,2013(6):51-59.
- [7] 邓苗.宗族与地方社会的文化认同——基于民间宗谱的文本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06-113.
- [8] 刘博,吴慧平,邱苇.地方文化认同与传承研究——基于岭南画派的问卷调查[J].美术学报,2013(5):60-66.
- [9] Mayo M, Campling J. Cultures, Communities, Identities[M].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 [10] Osborne E, Sablonnière RDL. Understanding my culture means understanding myself: the fun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clarity for personal identity clarity and personal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014, 44(4): 436-458.
- [11] Jang A, Kim H. Cultural identity,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control of young Korean Americans: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public relations[J].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2013, 25(3): 225-245.
- [12] Schindler, Simon, Reinhard, et al. The bicultural phenomenon: The interplay of group prototypical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switching[J]. Social Psychology, 2016, 47(5):82-91.
- [13] Samoraj M. Traditional culture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in the Kurpie region of Poland: past and present educ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 & Design Education, 1998, 17(2): 161-170.
- [14] Nukunova AM.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oday's Kalmyk young people[J]. Russian Education & Society, 2009, 51(6): 72-79.
- [15] Brehm JM, Eisenhauer BW, Krannich RS.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attachmen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well-being in the amenity-rich rural west[J]. Rural Sociology, 2004, 69(3): 405-429.
- [16] Walker AJ, Ryan RL. Place attachment and landscape preservation in rural new England: a Maine case study[J]. 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 2008, 86(2): 141-152.
- [17] Puddifoot JE. Exploring “personal” and “shared” sense of community identity in Durham City, England[J].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3, 31(1): 87-106.
- [18] Hummon DM. City mouse, country mouse: The persistence of community identity[J].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86, 9(1): 3-25.
- [19] 单铭磊.扎根理论视域下旅游开发影响社区文化认同的内在机理研究——以东昌古城旅游景区为例[J].东岳论丛,2015,36(9):132-137.
- [20] Triandis HC. The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of cultural syndromes[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6, 51(4): 407-415.

- [21] 董莉,李庆安,林崇德.心理学视野中的文化认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8-75.
- [22] Wakefield, Juliet Ruth Helen, Sani,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in a Cross-Cultural Community Sample[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6, 18 :1-23.
- [23] 杨竹.住房状况、生活满意度与阶层认同——基于贵阳市保障性住房居民群体的数据分析[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96-208.
- [24] 卢松,张捷.古村落旅游社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及社区建设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为例[J].旅游科学,2009(3):41-47.
- [25] 严标宾,郑雪.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文化效应检验[J].心理科学,2007,30(6):1337-1341.
- [26] Moscato, Gianluigi, Novara, et al.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sense of community as predi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foreign partners of intercultural families in Italy and Spain: A transnational stud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14, 40(2):22-33.
- [27] McNamara N, Stevenson C, Muldoon OT. Community identity as resource and context: A mixed method investigation of coping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a disadvantaged community[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3, 43(5):393-403.
- [28] Yang Z, Xin Z. Community identity increases urban residents' in-group emergency helping intention [J].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6, 26(6), 467-480.
- [29] Khan, Sammyh S, Hopkins, et al. Efficacy and well-being in rural north India: The role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with a large-scale community identity[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4, 44(7):787-798.
- [30] 辛自强,凌喜欢.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概念、测量及相关因素[J].心理研究,2015,8(5):64-72.
- [31] Diener, Emmons, Robert A, et al.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5, 28(1):489.
- [32] Phinney JS, Ong AD.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 identity: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7, 54(3):271-281.
- [33] Aiken LS, West SG.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ISER)[J].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1991, 45(1):119-120.
- [34] Baron RM, Kenny D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1173-1182.
- [35] Muller D, Judd CM, Yzerbyt VY. When moderation is mediated and mediation is moderated[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5, 89(6):852.

责任编辑:曾凡盛